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七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魏

譜云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以後以强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按邶鄘衛譜云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

混一其境彼疏言昭王以後强弱相陵此疏言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兩疏自相矛盾鄭于魏不得其君世之次故約畧計之以爲平桓時詩始作耳孔必欲以諸侯專恣實之鑿矣

葛屨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正義謂舉民俗君情以刺之非也序意專爲君言民俗巧利非甚弊俗故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魏風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亦謂其君無德以輔之序言無德以將與季札之言

合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轉移之權操乎君上故序專云刺褊也卒章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深得序意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皃故云猶纖纖也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按說文攕云好手皃詩曰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徐音所咸切纖云細也从糸韱聲徐音息廉切二字音義俱別傳云摻摻猶纖纖作纖細解又不云好手自當作纖字原不必一依說文惟正義已引說文仍作纖字不言字異亦不言纖攕古字

通殊不可解豈唐初說文本纖字下亦引此詩作纖纖耶文選古詩十九首註引韓詩曰纖纖女手韓亦與毛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褄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言褄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又釋傳云此要謂裳要要字宜从衣故云要褄也要是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按以要爲裳要此自是箋義傳意不

必然玉篇褄云褄𧝧也𧝧云帥下系則褄𧝧一也說
文帥佩巾也或作帨禮內則云左佩紛帨又曰女子
設帨于門右召南無感我帨兮傳云帨佩巾也褄𧝧
爲帨下系則褄是巾佩之類毛於上傳云婦人三月
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非惟縫裳不可即巾領之
屬亦不宜使彼好手之人治之也正義以箋述傳殊
非毛意鄭于上箋云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
則此箋云在上者亦未必指裳要史記大宛傳云奪
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
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

志云秦始初衣服上偏下豊著衣者皆壓𧝐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鄭謂裳不可纏衣之要領在上尚可整治之也正義謂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亦非箋意正義傳云好人女手之人定本女字上多一好字令本後人依定本加之也

汾沮洳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本序作其君子也首章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箋亦似指大夫正義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

莫其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孔言義亦得通耳其所從本與王肅孫毓集註序同也乃其述經云其采莫之事殊異于公路賤官尙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又以爲采莫是君此述經之疏恐屬後人添改孔所言定本是顏師古所定之本校書者誤以爲孔所定本遂從而改之也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正義謂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以公路公行爲一

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杜註云皆官名傳又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註云旄車公行之官杜預見趙盾讓括爲公族則盾自以爲庶子可知傳言庶子爲公行則旄車爲公行之官可知正義據杜註遂以彼公族即此詩公族彼公行即此詩公行彼無公路而公行主旄車因以公路公行爲一官不思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爲

公行而曰爲旄車之族杜預之言未可據也鄭以魏
晉之制不必盡同而左傳又未有趙盾爲公行之說
故此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卽引晉趙盾
爲証已顯與杜異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倅者副車
是旄車與戎車有別下箋云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車
之行列兵車卽戎車也是鄭以公路爲主戎車之倅
公行爲主兵車行列各有其官不得爲一也
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正義謂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
君之同姓故云主君同姓昭穆按周南麟之趾振振

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振振公姓傳云公姓公同姓以上言公子是最親者其次親爲同祖又次爲同姓也唐風杕杜不如我同姓傳云同姓同祖也以上言同父同父之外次親者宜爲同祖也此經上二章惟言公路公行故訓公族爲公屬謂與公有廟屬之親者即禮大傳所謂同姓从宗合族屬傳以屬訓族箋因以同姓申傳耳宣二年左傳云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云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鄭杲以此詩公族同彼公族上章公路已引

趙盾以証而此章何以不引屏季爲証也且左傳公族大夫有訓卿子弟之事此箋惟云主同姓昭穆所職亦殊未可牽合爲一周禮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禮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與此公族相同鄭不引者以魏無德教其官制亦未必能依周禮也

園有桃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序大夫憂其君三句爲一段不能用其民二句爲一段日以侵削二

句爲一段經內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即序儉嗇也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即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至末也序箋之意以魏君不能用其民者以無德教民無以戰故耳正義述序謂儉嗇不用其民誤矣

陟岵

序云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箋云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釋文云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述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如正義則孔所

據序正是國小而迫數見侵削今本校書者依釋文之說易之當仍从原本

陟彼岵兮傳山無艸木曰岵陟屺傳山有艸木曰屺此與卷耳崔嵬砠俱與爾疋相反正義皆疑爲傳寫之誤而釋文于卷耳則曰毛此傳與爾疋同是陸作釋文時卷耳猶未誤也于此傳則曰與爾疋異是本異爾疋異非傳寫之誤也說文砠作岨訓同卷耳毛傳岵屺訓同爾疋許用毛氏古文而岵屺訓與今毛傳異疑今本傳誤然此等處當據鄭箋爲定康成云爾疋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又謂爾

疋之文祿非一人所作未可全據以難是鄭亦有不信爾疋時此兩詩傳與疋異箋皆仍之是鄭亦以毛說爲然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正義曰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于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如正義說則全以父母兄爲義不取章末無止之言按止字傳箋無訓正義謂無止軍事其說不明說文讀云中止也从言賣聲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然則

父戒己無輕于退是爲父尚義也次章母戒己無棄
身是母尚恩卒章兄戒己無死敵是兄尚親故皆于
章末言之也

十畝之閒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正義曰無所居謂
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按正義
釋箋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
民有畏寇而內入既云畏寇內入即有無居宅者矣
魏承虞夏之遺民知大義地雖侵削其民固有不盡
从而遷者春秋文十三年魏亡久矣畢萬有魏傳且

三世矣然魏壽餘謀歸士會傳言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旣濟傳言魏人譟而還地雖入晉而人猶稱魏人是魏民不遷于晉之驗此詩國削民存至無居止序說不誣泄泄傳云多人之皃顧序無所居爲說也

十畝之閒兮正義謂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阨隘耳按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箋亦以十畝爲削小之証水經河水篇註云永樂澗水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又云今城南西

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如鄭註則魏之都城本甚迫狹加以外境侵削量地授田有不得不以十畝爲限者非虛舉以喩陿隘也、

伐檀

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按爾疋引此詩作瀾說文瀾云大波爲瀾又漣云瀾或从連徐鉉等曰今俗音力延切非是則漣乃瀾之或體小雅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據此則瀾漣誠一字矣然玉篇廣韻皆二字

分載不云字同說文瀾字訓與爾疋同次漣字次淪字云小波爲淪引詩河水清且淪漪瀾淪二字俱依爾疋爲訓而瀾字不引此詩許殆疑爾疋引詩作瀾爲非故別出漣字說文有于或體下引書者如瞑爲㬎之或體引逸周書翼爲嚚之或體引國語漣字下或卽引此詩而徐氏等删之不然說文已爲一字何以顧野王陸法言等皆不知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按夫田居宅同號爲廛周禮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以一廛爲居宅百畝爲夫田正義以取禾

宜于田中故鄭且从傳不知鄭正以傳言一夫之居非言一夫之田與已廛爲居宅之說合故不易傳耳非特此也魏地削小授田十畝安得一夫復有百畝之田載師註云廛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是鄭以廛爲民居卽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傳一夫之居亦當如孟子釋文云古者一夫田百畝别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陸氏解廛字深得傳箋之意正義說非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如鄭意不過謂禮飧太多引魚飧者明其少耳非以飧爲飯也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今說文飧云餔也从夕食餔云日加申時食也則飧亦同食釋文云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玉篇云飧水和飯也如釋文則水澆飯之訓乃呂忱說孔以飧爲飯之別名故引以實其言又誤謂說文語不可从也

碩鼠

序箋俱云大鼠正義曰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以上正義說案正義引爾疋郭註關西呼鼩

音瞿今本爾疋註云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邢疏云鼩音瞿今本作鼩誤也如正義及邢疏則鼫鼠爲鼩鼠矣爾疋釋文載註則爲鼩鼠云鼩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鼩鼠出胡地郭註本雀字或誤爲瞿字沈旋因云郭以爲鼩鼠音求于反非也如釋文則郭以鼫鼠爲鼩鼠卽雀鼠也與陸疏之說正同卽是此詩之碩鼠正義緣沈旋之誤以鼩爲鼩故是陸而非郭易晉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鼫字本通不必以爾疋作鼫詩作碩爲疑也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釋文云貫徐音官按古人音字有

音某字即作某字者徐仙民殆讀貫爲宦說文宦史事君也从宀从臣此與師同意是宦亦事也魯詩作三歲宧女說文宧仕也仕則事君是宧亦事也玉篇云宦宧也宦與宧字雖異而義大同故魯詩貫作宧而徐音宦傳云貫事也尙作臣刺其君箋雖亦云事而下言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則作民刺其君傳箋宜有別也

唐

蟋蟀

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正義曰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虞樂者下四句是也按此乃箋義鄭讀序欲其及時爲句故曰月其除下箋云是時農功畢君子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暇復爲之傳則讀序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爲一句故日月其除傳惟云除去也無已太康二句傳云已甚康樂職主也言無甚大樂主思居于禮樂也傳箋各殊正義尚欠分晰

山有樞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按傳訓愉

爲樂與爾疋合說文無偸字爾疋云佻偸也孫刻宋本說文曰佻愉也汲古閣說文佻偸也又曰愉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小雅鹿鳴視民不恌傳云恌愉也釋文愉他侯反又音踰他侯反卽偸字春秋昭十年左傳引詩曰視民不佻杜預註云佻偸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示民不偸薛綜註毛詩曰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偸也是愉與偸通故箋讀曰偸此詩之愉亦作媮張平子西京賦云他人是媮說文媮云巧黠也徐音託侯切偸取物者必巧黠音又託侯切是媮亦偸也序云刺晉昭公而經中他人是愉他人是

保與蟋蟀今我不樂詞意大同薛綜西京賦註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嬉亦如此也註言刺僖公豈誤記耶李善西京賦註曰舊註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今此賦善註不言其誤或三國時序說亦有作刺僖公者因而留之也

山有栲傳栲山樗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

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穫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正義从之按爾疋云栲山樗郭註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說文栲作㭱云山樗也从木尻聲樗云木也从木虖聲二書皆在陸前皆以栲爲山樗陸豈未之見耶說文惟云㭱从木尻聲亦無栲讀爲穫之語詩爾疋釋文俱音考玉篇苦道切說文徐音苦浩切皆不从陸疏之說也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註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如釋文則經句有作弗擊弗考者如正義則孔所

據本亦是弗擊弗考傳則云考亦擊也今汲古閣本如此此是校書者據釋文定本改之必如原本乃合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云頪如槁石火李善註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李所引經傳正與孔本同

揚之水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从桓叔正義用箋述經曰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以从子桓叔于沃國也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雖封曲沃猶

是大夫經言朱襮則是桓叔已服黼領傳諸侯二字明桓叔自僭爲諸侯國人見其服而欲歸之不得與鄭同正義不別非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按序下正義引漢地里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是孔以漢志聞喜卽桓叔所封也不知漢志大畧言之耳水經涑水篇註云涑水又西逕仲郵郭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

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館城僦至洞庭乃返者也書今斂餘硜桐邇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如郾註則聞喜乃左邑之桐鄉也又曰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卽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卽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

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于此處如鄭註則左邑乃爲曲沃而鵠即其所都鵠與曲沃一耳若如正義聞喜爲曲沃鵠爲曲沃旁邑則桓叔方在曲沃國人何乃從之于鵠耶傳以曲沃爲大名鵠是其都故曰曲沃邑也

椒聊

序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經三章皆陳沃之蕃衍即所以刺昭公之微弱亦猶陳古所以刺今也正義曰君子

之人見沃國之盛强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後世稍
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
按山有樞序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之語故正
義爲此說不知彼經有他人入室之詞故序云爾此
經惟言桓叔之盛所以刺昭公者令人于言外得之
正義謂刺昭公之不知非經意亦非序意
椒聊之實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
滿升非其常也捄爾疋作莍釋木云椒樧醜莍李巡
郭璞皆以莍爲椒之房是也捄說文云盛土于梩中
也一曰擾也詩曰捄之陾陾徐音舉朱切此捄釋文

音求按音求者如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皆長曲之皃箋言一捄當是梂字之誤說文梂櫟實也爾疋櫟其實梂莍爲椒樧實梂爲櫟實音義正同捄从手梂从木因形近而誤耳

遠條且傳條長也正義曰尙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按正義說誤說文莜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是條與攸通鬯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傳謂椒氣條長故箋申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非謂椒之枝條長也下傳云言聲之遠聞也聲與馨

同說文馨云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籒文磬聲云音也从耳殸聲殸籒文磬二字皆以殸得聲古音相近聞云知聞也凡从耳入者爲聞从鼻入者亦爲聞故香得爲聞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香即馨香是字通之驗如謂此傳爲椒之枝條豈下傳亦可謂爲椒之聲乎

綢繆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春秋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左氏不言封桓叔者爲何人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

侯弟成師于曲沃而年表晉昭侯元年註云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于國君子譏曰晉之亂自曲沃始矣如年表則是文侯封之君子譏其亂自此始實未亂也世家及揚之水序則云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焉合左傳觀之竊謂文侯薨時桓叔必有爭立之事故左傳曰晉始亂曰故封桓叔于曲沃因亂故封實不得已而分國昭公在位七年中曲沃嘗有伐翼事以在春秋前故左氏畧其事而以始亂二字該之此詩刺晉亂正昭公七年中事也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奈此良人何釋傳殊未明晰按易箕子之明夷釋文云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是劉向荀爽讀子爲滋王輔嗣註云最近于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王从蜀才本箕作其故以斯訓其而从劉向荀爽以茲訓子也然則此詩子兮茲字故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箋不从傳故云子兮子

今者斥嫁取者箋以子斥嫁取者之身則傳非指已
身言玆夕玆夕如此良人何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皃正義不釋解說之義釋文
經作邂覯云邂本亦作解戸懈反一音戸佳反覯本
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戸冓反毛作傳時經字當是
解覯解一音戸佳反卽諧字也艸蟲覯止傳云遇也
箋以男女覯精申之此詩是思得見之詞故不訓爲
遇而以說釋之解說卽諧說言諧和而說也首章美
室謂妻之美此章謂妻之諧說三章粲者粲當作效
傳云大夫一妻二妾則兼姪娣言也

杕杜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昭公封其叔父似不得謂不親宗族而此序云然者孔子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沃地大當時若裂之以封宗族使食采其中必無尾大之患計不出此而盡予成師如揚之水序有分國之詞且又半有晉國而宗族之無位祿者固多矣此其所以爲不親宗族而骨肉離散與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下章菁菁傳云菁菁葉盛也正義曰傳于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

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强不相親暱也枝條已稀其葉安得茂盛孔說誤也傳以首章經言同父同父人少故謂湑湑爲枝葉不相比下章經言同姓同姓人稍多故謂菁菁爲盛言枝葉雖盛與本幹亦不相比也比毗志反卽庇蔭之庇孔讀爲比次之比故誤耳

胡不比焉箋云比輔也正義曰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按釋詁弼棐輔比俱爲俌故云俌亦輔之義說文輔云人頰車也而俌字註云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以輔訓俌則字亦相通此詩以昭公無

親求行人而輔助不知的在何年其後昭公弑而晉人立孝侯孝侯弑而晉人立鄂侯鄂侯奔而懷姓九宗有迎立反正之事卽翼滅後王猶命立哀侯之弟緡至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始以一軍爲晉侯計魯惠公三十年昭公之死下至莊十六年尙延國脈者六十一年亦此詩之力也

羔裘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註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註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

袪袂爲一者袂是褏之大名袪是褏頭之小稱其通
皆爲袂按此言是也又曰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
袂末與禮合又以定本爲是斯不然矣說文袂云褏
也从衣夬聲袪云衣袂也从衣去聲一曰袪褢也褢
者褏也袪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袪與毛傳合玉
篇亦云袂也袪之爲袂傳義確不可易定本云袪袂
末者非以袪爲袂之末言袪袂爲褏之末耳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
云豈無他人可以歸往者乎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
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

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又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按太學言文王與國人交何卿大夫與民不應有故舊恩好周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从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从而付所處之吏碩鼠箋亦言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據此國與郊民可以互徙何此采邑不可適彼采邑此箋蓋以經言自我人居居自者用也卿大夫非其

采邑之民不得役使故箋言此民是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正義說誤

鴇羽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按以世次言則孝侯鄂侯共一世昭公至小子僅四世鄭

必以君數爲互者以緡在位二十八年未嘗有亂故耳然經言王事靡盬序言下从征役則緡時實有从王征伐之事桓七年左傳云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其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秋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小子侯于七年冬被弑緡于八年冬立則八年春滅翼之時緡已逋竄至冬始求得而立之也于時緡雖立而曲沃正强虢仲奉王命在先欲終其事故復合三國伐曲沃以定之他國猶會師豈本國全無徵發君子從役當在此時左傳序虢仲于三國之上明此舉亦是王

命故經言王事靡盬承連年爭戰之後故有不能藝黍稷之言以此經及左傳觀之則笺數大亂至小子侯止序言從役在大亂五世之後種種皆合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正義曰栩杼釋木文又引陸璣疏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又曰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傳櫟木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又引陸璣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又曰此秦詩也宜从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陸以櫟爲柞櫟又以櫟爲栩杼正義引之不爲辨正殆亦以陸疏爲

然按毛傳及爾疋以栩櫟爲二木說文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柔云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櫟云木也从木樂聲柞云木也从木乍聲如說文則栩櫟柞爲三木陸氏以爲一木誤也然此說非獨陸氏釋木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說文樣云栩實从木羕聲梂云櫟實一曰鑿首从木求聲今以櫟實爲橡橡卽樣字是孫叔然亦以栩爲櫟釋木栩杼郭景純註云柞樹蓋承孫陸之誤玉篇栩杼樣柞註與說文同櫟字雖不註木名而梂字云櫟實則亦以栩櫟柞爲三木也

無衣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而請命是孔以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因此詩請而得命也按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三畧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師即軍也昭五年穀梁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以舍中軍爲復正是諸侯當二軍今命曲沃以一軍則雖名

爲諸侯實尚不許列爲諸侯也此詩殆虢公命晉後晉大夫以王命僅許一軍因時使之來復爲是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註云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旣賜命圭則亦可賜命服如秦襄公始命有詩受命復有詩是也春秋外賜命不書而傳往往載之計武公在位一年此詩請後左傳未嘗書王賜晉侯命則是請而不得未可以莊十六年傳當之矣此汲古閣本序作刺晉武公正義述序言美晉武公當是汲古閣本誤

豈日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

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此傳言侯伯之禮亦與揚之水傳言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同桓叔之封也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諸侯當封卿大夫今晉封桓叔不爲卿大夫而號爲曲沃伯是謂建國左氏傳既言建國揚之水詩亦直稱爲沃是曲沃伯服七章之衣久矣故此經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但不如天子之

衣安且吉耳鄭于揚之水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則以曲沃未爲諸侯故國人欲進以諸侯之服此箋言晉舊有之者蓋據唐叔以來言之傳箋各別正義以箋述經同毛于鄭非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正義謂鄭以諸侯入爲卿大夫各依本國命數不服六章故云得受六命之服次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毛意則不必然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彼天子

大夫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則侯伯七命入仕六命較然可知是以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皆以卿士別之不言侯伯車服但鄭衛皆實入爲卿士晉武初并晉國未仕王朝此傳言天子之卿六命者毛以晉大夫本請七章特以侯伯之品視天子之卿可以稱七亦可以稱六猶王風揚之水本是戍申以甫許爲申同姓遂變言甫許非謂願得六命之服與鄭殊也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正義曰釋言文按爾疋釋言云遏

遰逮也郭註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遰皆相及逮詩作噬爾疋作遰正義不言字異豈孔所見爾疋本亦作噬耶邢疏謂郭所引者方言文今方言亦作噬

葛生

序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鄭解序中喪字爲棄亡非謂死亡也予美亡此箋訓亡爲無又云从軍未還未知死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皆未嘗言其夫死亡正義述經云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是以爲死亡也非

箋意亦非序意

采苓

人之爲言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正義述經上下俱作人之僞言又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如孔說則正義从定本作僞言今汲古閣本經文俱作爲言校書者依釋文及王肅諸本改之也當仍作僞字乃與正義合

毛詩紬義卷八

秦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譜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因以詩言終南爲非唯自岐以西之証不知終南亘今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又引春秋時秦境東至于河

適足爲襄公未得周地之証皆不足以難本紀也按本紀云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又云戎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上言岐西下言岐豐已自差互且如本紀云獻岐東地于周卽應是周地文公之後東拓境土如武公伐彭戲氏彭戲卽彭衙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縣杜鄭鄭卽鄭桓公故封在今同州府之華州杜爲杜伯之國亦在華州界穆公滅芮芮在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竹書紀年云秦穆公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又滅梁梁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

十里秦滅之以爲少梁邑以上皆在岐東周人何以曾不致詰一任秦人取之而太史公于杜鄭諸地又何以不書某年取周某地乎可知平王賜之久爲秦地襄公方事西戎未遑東畧至子孫乃稍開闢耳鄭以襄公能取周地終南序有明文信史遷不如信子夏故斷以爲全得西畿也譜又云其封域東至惇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惇山不知的在何處漢志襄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之南沙苑之北卽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荆渠卽夏

后鑄鼎處也漢懷德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韓
邑東去河三十五里如譜舉荆山以表秦境則襄公
時東已至河僖十五年戰于韓韓郎晉之韓原得與
秦之少梁同壤者襄公受地未及疆理故晉得跨河
而有之莊二十一年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
蚌王與之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杜註以爲
周邑則是東周畿内近虢之地錯入西都者故天子
以賜虢也

車鄰

寺人之令傳寺人内小臣也正義謂天子諸侯皆有寺

人與內小臣其官各別因謂傳云內小臣是在內細
小之臣按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釋文云寺如字又
音侍此詩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然則毛
作傳時經文是侍人故毛以內小臣釋之如作寺人
則鄭必據周禮以易之箋不易傳知鄭箋詩時亦作
侍人序云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卽據經侍人爲說
孟子亦云侍人瘠環不必定如周禮爲寺人之官也

駟鐵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釋文經本作驖汲古閣經本
作鐵正義曰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是正義經本亦作

鐵今本或言鐵或言驖皆依釋文誤改說文驪云馬深黑色从馬麗聲驖云馬赤黑色从馬戴聲詩曰四驖孔阜如說文則驪與驖色別故傳訓鐵爲驪若作驖毛必不訓驪矣許作說文時經作驖故訓與毛異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屬車之⿺辶朁載獫猲獢賦說初出獵時事爲以副車載此田犬而行故薛綜與李善皆不引箋義爲解張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賦家引經類多假借且此是旣狩之後四馬旣閑傳云習也彼閑爲調習田馬則此載當爲調習田犬鄭故望

傳爲此解也釋文獫說文音力劒反歇本又作獨說
文音火遏反此說文舊音不知徐氏何以不用別音
獫虛檢切猲許謁切

小戎

游環脅驅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
愼駕具所以止人也釋文本作靳環云本又作靷沈
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
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轡
反無取于靷也按說文靳云當膺也玉篇亦同既是
當膺不可以言背上又靳訓固也亦不得謂無常處

依毛作靷為是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釋文引沈云在驂馬背上毛惟言在背上未云驂馬服馬也箋云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名云脅驅當服馬脅也毛惟言慎駕具而已詳觀傳意不言驂馬良以次章云四牡孔阜有騏騮騧驪四色之馬三章云俴駟孔羣明言一乘之馬此章但言駕我騏馵則有騏文與左足白之馬而已是僅有二馬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二馬者子雍述毛者也既為二馬則脅驅當服馬之外脅依釋名游環亦當在服馬背上若

駕四馬以防驂馬之出入若駕二馬則亦備此二器傳言所以禦出所以止入姑解二器之用非謂此章實有驂馬正義謂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非經旨陰靷鋈續傳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正義曰靷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之引又引哀二年左傳兩靷皆絕以証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孔以此章專言驂馬故其言如此傳意不必然也哀二年左傳之兩靷杜氏無解僖二十八年傳韅靷鞅靽杜註云在胸曰靷則凡駕車之馬有之不必定爲驂馬也說文靷云引軸也既爲引軸則不必定繫于

橫軏之前也上句傳云靷環游在背上此傳云靷所以引明服馬背上有靷過陰板下以引軸故曰陰靷其繫之處當如說文在軸上矣正義又曰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按說文金部銀鐐俱訓白金次即鋈云白金也从金渼省聲與毛傳合箋亦云白金飾續靷之環未可據爾疋以駁傳箋也說文軜字下引詩渼以觼軜錞字下引詩厹矛渼錞皆以鋈爲渼者偶从省文釋名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依說文

軜錞二字註義而誤孔又依劉而誤靷非可以沃灌

者也正義又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孔謂以靷

爲環無論驂服馬之靷旣以引車安能屈而爲環當

是別以一皮作環以環在靷上故謂之靷環毛謂以

白金續靷鄭謂以白金飾續靷之環傳箋亦當有別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正義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

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按說文綥云帛蒼艾色从糸

畀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或作綦

是綦爲蒼艾色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傳云綦綦

文是也說文騏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也从馬其聲驪

卽黑也是騏爲青黑色曹風鳲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及此傳是也正義以綦釋騏誤矣至騏綦古字本通詳見鄭風然不可以釋毛傳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于軾前按說文軜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从車內聲詩曰浂以觼軜與毛傳合傳未解軜繫于何處故箋以繫于軾前申之非讀軜爲納也說文觼云環之有舌者从角夐聲或作鐍然則驂之內轡名軜軜之環名觼以白金飾觼故謂之觼軜正義曰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又曰內轡

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内轡繫于軾前釋文云軜音納内也孔陸皆讀軜爲納殊失傳箋之意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序言未用周禮而經言伊人人字毛鄭異義毛以非禮則人不服欲得人服之道必用周禮是以人爲國人鄭以欲用周禮必得知周禮之人是以人爲有位之人看人字雖異而意重周禮一也平王初年周之典籍从王東徙然自文武來禮行數百年士大夫猶能知其意故見秦仲有車馬禮樂待御之好則美之見襄公有

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則美之其餘一切之禮行于岐豐者一蒐輯而可具襄公果能得人使之講明切究勒成一書行之西陲傳之東國何患至孔子時而禮已不具哉以襄公賢主失此事機子孫因循襍以戎索至始皇而遂有焚燒先典之事此詩之作係周禮之存亡者大矣子夏本長于禮又得列國之史考之斷爲襄公未能用周禮誠痛之也誠惜之也

終南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駟鐵序言始命此序亦言始爲諸

侯得不是同時者彼是襄公以兵送平王在洛邑受

命此在駟鐵小戎之後已取岐豐之地襄公爲諸侯

久矣至是始受顯服序故以能取周地表之小雅采

菽云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大雅韓奕云王錫韓侯元

衮赤舄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獻楚俘于王賜之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諸侯朝于天子有賜服之事此

詩言終南言君子至止襄公當亦朝王京師受服歸

國大夫因而進戒也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正義曰地里志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

爲周地之名山也漢志武功縣下作太一孔引作大山誤豈漢志別本有作大山者邪孔于秦譜云終南在長安東南此引漢志以爲武功之山則不得爲長安東南矣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又東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里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酈元據班志亦以太一爲終南然文選張

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薛綜註曰二山名也李善註曰漢書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潘安仁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李善于上句註云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如張潘二賦則太一非終南張云于前則終南潘云面終南蓋以長安南山爲終南不但此也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志出孟堅而此賦以終南

在長安之左與太華適文然則志言太一爲終南特
謂古文家言如此班氏亦所不信而以在長安之左
者爲終南可知矣召南南山傳云周南山曹風南山
傳云曹南山齊風南山傳云齊南山此終南不繫于
秦明襄公能取周地也不言周之南山者終南于周
南西東皆有之也潘安仁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
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舉南以槩之耳不止于南也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毛言朝廷之
服猶言天子命服班孟堅兩都賦序云海內淸平朝
廷無事李善註蔡邕獨斷曰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

者所都邇舉朝廷以明之是也傳但舉朝廷以明序

云顯服不言服于何所正義釋傳謂諸侯在天子之

朝廷服此服恐非毛意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

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

牆然傳言畢道如堂之平耳不云如牆故箋易之云

邊如堂之牆然正義引爾疋畢堂牆以釋傳非毛意

也箋當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孔作正

義時誤作畢也堂也遂曲爲之解曰基亦是堂因解

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恐亦非箋意正義曰定本

又云畢道平如堂如孔言則傳原作畢道如堂無平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當依原本乃合畢玉篇作嶧云南山道爾疋釋文云畢又作嶧說文無嶧字

黃鳥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左傳與此序均言以此聖人平日緒論二子親承聖指而爲此書法也毛傳不顯箋云穆公使臣从死與序說合皆歸罪穆公應劭漢書註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日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

許諾及公薨皆从死如應說不過一時酒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則三子亦有罪焉序豈肯以以人从死坐穆公哉應仲遠之言非事實也或曰序下箋云从死自殺以从死何也此鄭謂穆公令其自殺非必身自殺之乃爲以人从死耳王仲宣詠史云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妙得序意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鄘風柏舟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詩次章百夫之防傳云防比也徐仙民云防毛音方則爲比方之比三章百夫之禦傳云當也以比之訓例之則爲相當之當非扺當之當此章特

亦當訓匹言奄息之德可匹百夫箋易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乃是特出之義傳箋別矣正義云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出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强毛同鄭非也

百夫之防毛作傳時經字當作方故毛訓比也鄭作箋時經字作防故鄭云防猶當也方防古字通

晨風

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上句憂心欽欽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兩之字俱指賢臣故此箋易傳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正

義迷經傳箋不別非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疋說文訓與毛傳同山海經西山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爾疋郭註引之云有獸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玉篇駮字註云獸似馬身白尾黑一角有爪哮聲如鼓食虎豹出中曲山如郭顧二家則身白如山海經則身黑較然不同要當以毛傳及爾疋說文爲據爾疋入釋畜不入釋獸則亦馬之類可以畜養者故鄭箋謂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傳箋不釋六字

正義引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按廣韻云六駁獸名則此物自名六駁非據所見陸機疏以駁馬爲梓楡正義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不知詩人託物起興隨觸即言非如後世詞人艸木禽蟲斤斤相配況上章以鴥疾之鳥入鬱積之林已是一鳥一林則此章一木一獸又何嘗不相配耶

無衣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汚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

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註云褻衣袍襗也按箋破字必曰當讀爲某不則曰某當作某今箋並不言是未破字也說文衷云裏褻衣从衣中聲春秋傳曰皆衷其衵服衵云日日所常衣从日日亦聲褻云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箋云褻衣卽衷衵之類故云近汚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正義見箋言褻衣誤謂鄭易傳爲襗且引說文証之不知說文襗云絝也絝云脛衣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絝也惟云說文作襗不云箋作襗知此箋原本作澤褻衣近汚垢矣

王于興師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于王興師則云修我

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正義曰箋言王於興師謂于

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

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正義誤矣孟子曰春

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

不相征也諸侯擅相征伐非王法所有箋意必不如

此鄭以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傳意

以此章非王興師故申之云君不與我同欲假託王

于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謂康公飾

詞以起衆耳

渭陽

序言康公卽位追憶渭陽送舅而作身爲國君而其母不獲享一日之養人子于此殊難處心但僖二十四年秦納文公康公送之至文七年康公卽位經十有七年而詩始作亦非無故文七年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是時晉人迎立公子雍雍爲文公之子康公發兵送之念及文公之入因思渭陽贈別見舅如見母焉今日舅且不存更送其子而我更不得以見舅者見母經所謂悠悠我思者此矣序言及其卽

位思而作是詩確不可易

日至渭陽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按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从北來注之酈註雍水合鄧公泉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逕郿塢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

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直言東行送舅氏于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

權與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正義謂公食大夫禮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猶泥于康成禮註爲毛鄭作調人也按公食大夫禮註云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註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而于此詩箋不易傳知

禮註未爲定解說文簠云黍稷方器也簋云黍稷圜器也如說文則簠亦可盛黍稷如毛此傳則簋亦可盛稻粱蒹葭序云襄公未能用周禮學者于秦風正不必執三禮以說之

陳

宛丘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序言刺幽公箋與序同傳以子爲大夫正義謂毛意以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非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此不獨戰國爲然古來人君縱欲敗度皆有諂媚之臣道之毛學原于孟子此經有子毛以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卽以刺幽公也毛讀湯爲蕩蕩非訓湯爲蕩湯與蕩古今字論語坦蕩蕩釋文云魯讀蕩蕩爲坦湯今從古是蕩爲古文史記秦本紀寧公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一作湯社一作杜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允其邑曰蕩社徐廣曰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是湯與蕩通太史公與毛皆用古文也

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爾疋釋邱云宛中宛邱邱郭註曰宛謂中央隆高叉邱背有邱爲負邱郭註曰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于背上叉邱上有邱爲宛邱郭註曰嫌人不了故重曉之如郭說正與毛傳相反正義是毛非郭謂爾疋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按隆高隆峻言出郭氏而邱背有邱邱上有邱經文若此非高而何爾疋釋文宛有二音一施博士音於阮反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魏風宛然左辟傳宛辟皃正義謂左還

而辟是宛有屈還之義說文宛又作惌玉篇惌引周禮註云惌小孔皃然則宛者屈還而有孔轉故孫炎李巡皆以爲下依毛傳爲說也一音於粉反郭云藴積隆高也是郭讀宛爲藴音讀已分故義從而異耳然郭註言高若專就宛邱三節論誠與毛傳異若合上文言之則亦可與毛同上文言左高右高前高後高卽傳所謂四邊高也四邊旣高則所謂如負一邱邱上有邱者雖若高峻以在四高之中其勢亦爲下矣

値其鷺翿傳翳也上章値其鷺羽傳鷺鳥之羽可以爲

翿正義謂爾疋翿作纛音義同按爾疋翿纛也纛翳
也釋文云纛字又作翳說文翿作翳無纛字玉篇系
部增纛字註云亦作翿而羽部翳與翿同是翿當作
翳而纛翳字通非止音義同矣翿之為訓有三一為
舞器一為蔽翳一為羽葆幢蔡中郎云以旄牛尾為
之大如斗在左騑馬輗上所謂黃屋左纛爾疋孫炎
云纛舞者所持羽郭云今之羽葆幢翳郭云舞者所
以自蔽翳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翿纛也翳也纛當如
孫炎為所持之羽卽此詩上傳鷺鳥之羽也翳當如
郭註為蔽翳與此傳同說文翿翳也所以舞也上句

爲蔽翳下句爲舞器又云翳華蓋也說文無䍐字故以翳爲華蓋卽羽葆幢卽左纛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上宛邱序言幽公淫荒昏亂此言幽公淫荒幽公當厲王之世去作序時遠矣序得鑿然言之者古者諸侯皆有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得薦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敎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删詩時授子夏序之其于陳上世之君號諡行事固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過矣

東門之枌傳枌白楡也正義引釋木云楡白枌孫炎曰楡白者名枌是枌爲白楡也按傳亦非必依爾疋爲說唐風隰有楡毛無傳以楡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枌爲白楡卽可因此識彼也說文云枌楡也不言白者上楡字註云楡白枌與爾疋同上已言楡白者爲枌故此不復言白楡也白楡亦名枌楡漢書高祖禱豐枌楡社張晏曰枌白楡爾疋郭註曰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也其爾疋云櫙荎郭註謂今之刺楡云無姑其實夷郭註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者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楡說文梗云山枌楡有朿莢可

爲蕪薉者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之山枌楡如說文則無姑亦有刺非惟樞矣

穀旦于差箋云差擇也正義謂此二句男擇女下二句女子亦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而序下正義曰首章獨言男婆娑于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于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詞如此則穀旦于差亦當爲女擇男前後矛盾矣按經兩言婆娑首章是男子獨舞次章是女子從之而舞三章俱往所會之處云視尒如荍貽我握椒方是男女相悅之詞也序下正義誤

一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从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正義云云則箋原云掖臂也故引左傳而以持其臂而投之城外釋之末句當云故以掖爲臂也校書者據定本以改箋復改正義當仍依原本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見之可飲

以瘵飢釋文云樂本又作瘵毛音洛鄭力召反是陸經本作樂言別本有作瘵者也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如正義則孔依箋經本作瘵鄭于經破字必云當作某字今箋不言是鄭作箋時經本作瘵也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飢是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定本改之當改作瘵乃合正義原本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美女尤多遂以姬

姜爲婦人之美稱按陳先大姬武王元女實配胡公開國之祖母也詩人願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亦望其君之法祖何乃遠引黃炎以爲婦人之美稱乎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正義不釋晤之訓遻按爾疋云遇遻也釋文云遻五故反字又作迕爾疋又云逜寤也釋文云逜孫炎作迕是遻迕逜三字通詩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作晤是晤與寤二字通音皆五故反遻可通晤故晤得訓爲遇也

可以漚紵釋文云字又作苧按說文作紵云檾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从糸宁聲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云其

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註引說文曰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註故引紵字訓以註之說文又有𦬼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云艸則藨苧薠莞註引說文曰苧可以爲索此即說文𦬼字而賦乃作苧者玉篇云苧與𦬼同艸也

可以漚菅正義引白華箋斷以爲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爲茅此說是矣又引爾疋郭註曰茅屬引陸疏曰菅似茅又以菅茅爲二物殊未分曉按詩有白茅有菅茅白茅包之白茅束兮白茅也白華菅兮菅茅也郭景純謂菅爲茅屬陸元恪謂菅似茅對白茅及

他茅而言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
菅說文菅茅也茅菅也專就菅茅言也此詩云可以
漚亦爲菅茅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皃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按摽有梅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
以蕃育人民也彼梅之隋落在春末夏初尙言迨其
謂之此楊葉之盛在三月時與彼一也序言婚姻失
時傳易之爲男女失時蓋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男

女旣已失時則雖三月可行不必及秋冬故男備禮而來女應隨夫而行乃昏而期之至明星煌煌然而女猶不至所以刺耳正義謂毛依荀卿以秋冬至首春爲昏之正時過首春卽爲失時以經及傳考之殊未確也

墓門

夫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此傳當以夫傅二字句毛讀夫爲傅也相也二字句釋傅字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註云夫或爲傅得之矣又云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

訓夫爲傳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云訊之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爾疋釋詁誶䜪訊諎告也釋文訊作誶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本作訊音信如釋文則訊誶二字本通廣韻誶引此詩云歌以誶止訊作誶爲當與上句萃協之依廣韻亦當作止韓詩作訊云諫也訊亦當音息悴反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云誶諫也引詩誶予不顧與韓詩訓同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按與爾疋釋訓同書無逸譸張爲幻馬季長本作輈張說文譸云讀若疇引書譸張爲幻玉篇嚋云嚋張誑也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冠侜張侜輈譸疇嚋侏六字音皆同皃狀之詞音同者字可通傳云誑也說文侜云有壅蔽也譏人誑欺其君卽多所壅蔽義與傳合箋云誰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按簡兮西方美人箋謂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箋謂碩人此箋所美謂宣公非以宣公爲美人也離騷云恐美人之遲暮王逸註云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如王叔

師說則謂人君爲美人者特以其服飾之美然離騷猶指君說箋云所美之人則美是臣子心中美之釋文云韓詩作娓美也按說文娓云順也讀若媚廣韻娓云媚也然則韓詩作娓訓媚猶詩所謂媚于天子媚兹一人也與箋義合矣

心焉忉忉傳箋俱無釋觀下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則忉忉有傳釋文忉忉都勞反憂也憂也二字當是傳文寫書者脫之當補入

月出

月出皎兮傳皎月光也正義釋傳曰大車云有如皦日

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如正義說則經文與傳字原作皦寫書者改爲皎也釋文經作皦云皦兮古了反本又作皎月光也當改作皦乃合正義原本汲古閣本經下釋文云皎古了反本又作皦誤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正義述經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我匪是適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定本無兮字如正義則孔經本上下句末有兮字校書者據定

本改之也當依原本乃合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如釋文經駒字當作驕六朝時有改爲駒者故沈云然按說文駒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从馬句聲駒爲二歲之馬尚須教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可以駕車明甚說文驕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唯驕皇皇者華篇是說大夫出使詩云我馬維駒說文引作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訓合是鄭作箋時亦作驕正

義述經釋傳畧不致疑是作正義時經傳箋猶作驕不知何時始改作駒當依釋文本改正汲古閣本此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乘驕駭俗故刪之邪正義引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昏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如王子雍說則序刺靈公傳意兼刺孔儀竊謂傳意專刺二子乘馬乘駒卽二子所乘刺二子正以刺靈公亦猶宛邱刺幽公而傳以經中子字爲大夫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

正義已謂樊光爾疋註引詩作有蒲與茄則鄭作箋

時經字作茄故云芙蕖之莖曰茄若是荷字鄭應云

荷讀如茄今箋不然知鄭經字作茄矣正義謂鄭取

莖爲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必如傳乃是

以荷爲大名耳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正義因傳此句分別傳箋是也

但謂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則三章碩大且儼無禮

之人何有矜莊恐不可通也今按傳有美一人當謂

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之中有女譽男汝之性如蒲然

有男譽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相說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歎傷當可如何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然已耳次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靜好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中心憂之悁悁然已耳三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矜莊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至于輾轉伏枕已耳傳意或當然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已甚作者憂思感傷至于如此精誠所感國之人皆知淫亂之爲非當少西難作雖以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與楚師以討

徵舒詩可以興豈不信哉雅亡而後至是而風亦亡持三百篇之終而開春秋之始此風俗人心一大關楗毛傳傷無禮一語能窺其深矣

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爾疋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藺云菡藺芙蓉華未發爲菡藺已發爲芙蓉爾疋以蕅爲芙蕖蕖說文以荷爲芙蕖蕖說文無蕅字以芙蕖爲此艸之大名以荷當爾疋之蕅今說文荷字徐音胡哥切非也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兮顏師古註謂茄亦荷字茄荷字自通然揚言綠衣則亦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毛傳據鄭詩

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萏爲華與爾疋合傳說不可易也